不懂合同条款、害怕影响征信、退费要求无果

警惕瞄准大学生的“培训贷”陷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新华社发 王 鹏/作

尽管每月有2000元生活费，但这半年来，在安徽合肥读大一的学生杨云，仍过得十分拮据。因为有880元要转入一个小额贷款平台，这项贷款甚至并不是她自己办理的。

每月支付880元，12期分期，总计10560元的费用，是杨云报名参加的线上原画培训班的“学费”。听完一节直播课后，杨云在该培训机构“老师”的“鼓励”下，一步步签订了贷款协议。

几天前，多次申请退款无果的杨云，通过律师向全国12315平台和国家信访局提交了投诉，目前正在等待结果。对于她的投诉，该培训机构并未作出回应。

杨云的遭遇并非个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被各式各样的在线培训课程宣传吸引 绘画、PS、剪辑、配音等，零基础也可以轻松学习，边学习边接单，机构老师介绍资源，月入过万很简单……针对没有积蓄的大学生，许多培训班还打出了“先学后付”“免息分期”的广告，背后的小额贷款平台更是五花八门。

3月30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共青团中央发布消费警示，提醒广大青年学生消费者，理性考虑超前消费，审慎选择贷款机构，避免陷入不良“校园贷”陷阱。

不少大学生成了不良商家紧盯和收割的“韭菜”。他们为何会一步步落入陷阱？

“先学后付”“免息分期” 步步引导去贷款

去年8月下旬，即将步入大学的杨云琢磨着寻找一份副业，“读大学后就不用向父母要钱了”。偶然间浏览到一个微信公众号推荐的原画课程，她被“可以兼职”“先学后付”的条件吸引，添加了课程负责人的微信。

一番课程介绍后，该负责人邀请杨云参加了当天的直播公开课。杨云回忆说，公开课上介绍了很多原画创作的不同风格和当天报名的优惠活动，她动心了。但对于高额的“学费”，她作为学生无法自己承担，家长也应该不会同意花这么多钱学习画画。

在杨云提供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聊天记录中，这位负责人向她详细介绍了“边学边赚”的方式：“学费都是分期免息，下个月才开始支付第一期，我们也有外包内推，边学边赚。你也可以先从低班学起，后续接单赚钱了再升班。”随即，他为杨云办理了“免预订费100元”的优惠，并要求她填写了“入学信息”，包括姓名、最高学历、QQ号、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紧急联系人手机号码等，并备注“信息仅用于登记学籍，不会另作他用”。

“他说不要担心费用问题。我说我没有钱交定金，他还帮我申请了免预订费。我当时真的信了，就觉得还有这么好的公司。”杨云告诉记者，在她确定要报名后，该负责人打来了电话，教她如何办理学费分期。

“操作是他帮忙进行的，问我要了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还要走了银行卡号、身份证号。我当时其实有点犹豫，但又觉得在电话里说别人是骗子，太不尊重人了。我想，万一他不是骗子呢？”杨云决定一边“先弄着”，一边去网上查询一下推出这门培训的公司——广州某原画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百度搜索里，有评价写了‘靠谱’俩字，我就放心了。”

最后，杨云选择了12期分期付。手续办好后，对方向她发来了4份文件：《委托扣款授权书》《代扣授权书》《借款合同》和《委托担保合同》，这时她才发现，原来办理的学费分期付，就是贷款。

和杨云一样，在云南昭通读大一的刘青十分喜欢画画。通过网络广告添加了一家机构的“老师”微信后，她购买了商业插画系列课程，并办理了“学费”分期。

刘青告诉记者，该“老师”承诺的“学习3个月后就可以接单赚钱”的诱惑太大了，“她还告诉我，有老师一对一辅导，班主任监督学习”。于是，她在“老师”指导下，交了100元定金并预留了课程学习名额。

“交了定金还没报班时我就不想报了，但‘老师’说不退还100元定金，说定金可以转为学费，又引导我交了200元定金。”刘青说，当自己提出没有钱报班时，对方告知可以分期付款，一个月400元左右。

“听到分期付款后，我答应报班了，但其实这400元占了我近一半的生活费。”她说，通过对方分享的链接，她填写了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等信息，在某平台办理了9期分期贷款。

通过社交平台上的广告，记者随机添加了一家插画培训课程的咨询人员微信，并预约了当晚免费的“人气老师训练营”。

2个小时的直播课结束后，该工作人员介绍学费时说，“可以支持12期分期，不需要额外利息，信用卡、花呗都可以”，并称“新手学到3个月左右就可以参加接单了，插画是这个社会必备的一个设计技能，全职去从业都是高薪，应届生薪资6000-8000元都是最基本的”。

不再听课的5个多月里，她还在还贷款

参与了一个月的课程学习后，刘青觉得，“课程质量并不好，大多是作品评析”。她想退掉余下的课程费，却遭到了拒绝。她坦言，“他们开始说不退定金，到后面说可以帮我停课，等我以后想学了再继续听。看到这种态度，我就逐渐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协商无果。尽管刘青早已不再听课，但贷款还在进行。害怕影响征信的她，“只能继续偿还贷款了”。

杨云在学习PS技巧感到“吃力”时，也提出过退课。对方却鼓励她要坚持。“我当时也在想，这是我自己要学习的内容，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于是，她坚持了下来。可随之而来的大学军训、繁忙的学业让她无暇顾及线上课程。随着学校反诈宣传等教育的开展，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遇到了陷阱。

去年11月，她再次正式提出退课，对方却称，根据签订的合同已经不能退费了。“我当时也看不太懂那些合同内容，又怕逾期不还款会影响个人征信，对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我想大不了就把钱还完，就当自己吃了个亏。”

杨云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出示了这些电子文件。记者发现，尽管课程销售公司为广州某原画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但其贷款平台却是浙江一家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天眼查显示，近一年来，这家原画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被起诉的开庭公告有5件，均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在黑猫投诉平台，针对上述公司、平台的投诉不断发生。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大学生网友晒出了自己报名网络培训课程被诱导分期贷款的经历，其中不乏通过投诉追回“学费”的年轻人。

许多被骗大学生称，这些复杂的合同条款是他们的“盲区”，也成了培训机构截断退费要求的“法宝”。

西安的大四学生张嵩比杨云和刘青幸运，已经追回了自己的“学费”。

因为嗓音条件不错，他在某机构报名了配音培训课。报名时，对方称可以分期付学费。但开课后，他发现，课程质量并不高，“只有一两节实操课，后面的课程就很水了”。

当他提出退课时，对方也拿出了套路，“要么拖延，要么就是转学别的课程”。不过最后，学法学专业的他在当地民警的帮助下要回了自己的学费。

不再听课的5个多月里，杨云还在还贷款。这让她懊悔不已，“寒假期间没有生活费，我连自己的生日红包和压岁钱都垫进去了，还是不够还款，我又不敢找家长要，只能跟兄弟姐妹借钱，弄得我姐姐现在都不理我了”。

“都说大学是进入社会的第一步，但我当时还没开始大学生活，就栽了个跟头。”杨云无奈地说，“如果这次投诉不能成功，暑假我只能去打工挣钱还贷款了”。

社会各方力量亟须加大对不良“校园贷”的关注

中消协与共青团中央近日发布的消费警示中提到，在“校园贷”风靡的背后，也存在着严重隐患。一方面，当前“校园贷”市场存在办理贷款业务门槛低、经营者资质参差不齐、身份审核形同虚设、合同信息不透明、风险提示不充分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成熟，物质需求旺盛，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强，但自身控制能力较差，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再加上社会经验缺乏，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的圈套。

尽管“先学后付”的模式已经广泛存在于教育行业，但由于教育机构需要借助第三方金融机构、贷款公司等平台实现“先学后付”，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需要警惕。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琳认为，像杨云遇到的教育机构以“先学后付”作为幌子，实际上是引诱学员到小额贷款平台贷款，既涉嫌虚假宣传，也涉嫌消费欺诈。“如果教育培训机构人员使用胁迫方式强制要求消费者购买课程服务，或者不允许消费者退课退费，要求消费者继续接受服务的，还会涉嫌强迫交易罪。”金琳提醒，如果签订合同时根本没留意就误签了具有“霸王条款”的不公平合同，也可指出对方的违法违规之处。若对方置之不理，建议以相关证据，如前期与培训机构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签约合同等，向12315、网上信访、工商管理部门、地方金融监管局等进行举报投诉。此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诉讼途径维权。

针对大学生关心的“不履行还款是否会影响个人征信”的问题，金琳说，小贷公司放款对于征信有没有影响，要看放款方是否有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没有接入征信系统的平台，一般都是没有达到接入要求，这类平台的贷款利息比其他平台要高很多，并且此类平台经常出现暴力催收等恶性事件，我国严厉打击高利息贷款和暴力催收，所以不要使用该类贷款，以免给自己带来危害”。

她还表示，如向消费者协会、黑猫投诉平台等公益性消费投诉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依旧不能解决问题，或被骗数额较大（如3000元以上），建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不良“校园贷”为迎合大学生的消费需求，不断翻新其骗局和陷阱。中消协与共青团中央呼吁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不良“校园贷”的关注，积极构建多方协同共治的格局，完善行业准入、运营监管体系，明确行业准入门槛，健全行业风险防控机制，排查整顿违规机构，针对大学生提供定制化、规范化、安全放心、真实透明、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云、刘青和张嵩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想为你

□ 孟佩佩

去年5月，我以《警惕落入“校园创业”陷阱》为题，报道了数十名大学生被“校园达人吕不”骗走钱财、艰难维权的事件。

时隔近一年，虽然报道中提及的短视频账号已经被封，但他的新账号仍在更新，那些被骗的大学生依旧没有得到赔偿，知乎平台上，晒出自己被“吕不”骗钱经历的大学生仍不时出现。

实际上，很多声称教你赚钱的人，都在赚你的钱。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成了他们收割的“韭菜”。被诱导背上了不良培训贷的大一学生杨云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她说，“都说大学是迈入社会的第一步，但我还没步入社会，就栽了跟头”。

诚然，大学生自身要不断增强自我防范意识，遇事要及时和父母、老师沟通，但风险防范、金融理财知识、反诈等教育宣传也应加大力度。

在与被骗大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存在很严重的共性问题，就是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别人，并把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等重要个人信息，甚至家庭住址、宿舍地址、父母联系电话等发给了对方。这使得对方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对被骗大学生进行制约。

骗术在互联网时代频频出新，让社会经验缺乏的大学生，稍有不慎就落入不法分子的圈套。如今，不良“校园贷”和一些网络教育培训机构，就抓住了大学生想要习得一技之长，靠自己的技能兼职赚钱的心理，骗取大学生的钱财。

2021年2月24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

这样的打击力度，似乎还远远不够。本应是缓解学员和家长经济压力的“先学后付”模式，又成了一些不良培训机构和贷款平台联合布下的新“陷阱”。

大学生想学习一门技术，如视频剪辑、商业插画绘画、摄影修图、编程等，通过兴趣爱好培养开拓未来就业之路，这样的想法理应得到鼓励。但一些机构联合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分期付学费，让这样的兴趣培养变了味。

我也随机体验了一次商业插画培训直播课的线上教学。直播间中，“老师”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后，还以自己所带“徒弟”为例，讲述了宝妈怎样在家轻松绘制画本被出版社选中出了书，职场人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兼职画插画赚钱，一张张转账记录颇具诱惑力。

这样的“钱景”和“零基础也没问题”的话术，让一些大学生深信不疑，尤其是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大一学生，更容易被诱导。

接下来，便是客服人员“贴心”的服务了：不仅可以分期付学费，还教你如何与家长沟通，如果不行，还有更多办法。总之就是一句话，“看你真的想学习，我们可以帮你，这个办法我们一般都不随意申请”。很多被骗大学生在社交平台讨论各自的经历并发出退款求助，他们签约的小额贷款平台更是五花八门。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再次发出警示，呼吁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不良“校园贷”的关注。不仅是大学生自身，家长、高校、相关监管部门、互联网平台等，都应加大力量，堵住这样的“培训贷陷阱”。

警惕！不法分子向未成年人出租游戏账号逃避“限游令”

通讯员 朱晓丹 王歆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严格的“限游令”下，很多网络游戏平台服务商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并要求实名注册，部分企业还设置多重“人脸验证”关卡，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平台的设置让家长省了不少心，但仍有不法分子抓住未成年人想畅玩网络游戏的心理，出租能够无障碍玩网络游戏的账号牟利。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一名家长发现儿子无心学习、沉迷游戏，查看孩子手机后发现，孩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租用网络游戏账号花费竟有2000余元。

家长及时将收集到的订单信息、支付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反映给检察机关，希望挖出游戏账号买卖背后的隐情。

根据家长的投诉信息，检察机关发现刘成（化名）有向未成年人出租游戏账号的嫌疑，进一步向刘成询问了解相关情况后，检察机关认为，刘成已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于是将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

刘成是一名建筑工地资料员，喜欢买名牌鞋子，常常感到手头拮据。2021年年初，刘成在一个QQ群里看到有人发广告，声称可以破解人脸识别。

刘成觉得其中有利可图，马上私信群友获取“秘籍”。原来，对方“广告”出售的商品竟是“料子”，即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人脸动态视频的整套个人信息，购买信息后通过特殊运作就能轻松解锁部分平台的人脸识别认证。

拥有多个游戏群的刘成联想到游戏平台对于未成年人的严格限制，开始琢磨“生意经”。

刘成供述的游戏平台的实名认证系统破解过程是：他买了很多等级比较高的游戏账号，购买“料子”后，上家帮他操作换绑，后续需要人脸认证，也是他们帮助操作通过人脸识别，业内称这种技术叫“过脸”。

考虑到玩家对于高等级账号的需求，刘成并没有将购买的个人信息直接注册成游戏账号，而是充分利用部分游戏平台实名认证系统的漏洞。

多个游戏中，与QQ号绑定且已通过实名认证的游戏账号，可以直接使用未成年人信息进行身份信息替换。就这样，刘成购买批量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通过换绑，实现对多个游戏账号的掌控。

但是，未成年人游戏账号在游戏时长、权限、消费额度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为此，刘成购买了大量过一两天就将成年的个人信息。

这样，他控制的游戏账号在替换注册信息一两天后，就不再受防沉迷系统规制，成为可以随时进行网络游戏的成年人账号，进而可以顺利出租给未成年人。

视觉中国供图

2021年6月，他专门购买了用于“过脸”的手机开始自己操作。

刘成购置的手机被预置了某些程序，只需完成按照既定路径保存资料等简单操作，登录游戏认证界面时，保存在手机里的视频就会自动出现在人脸识别框内进行认证。

“大部分时候认证都是非常顺利的，有时候也会出现识别不了的状况，我就会专门找‘修图’的人，一般他们‘精修’之后就能认证通过了。”刘成坦言，“过脸”对于“行家里手”并不是什么难事。

按照这样的方法，他在短时间内拥有了8款最热门游戏的各几十个不同账号。

不仅出售游戏账号，还能远程解除“人脸识别”弹窗验证，靠着这样的营销路子，刘成拥有了不少“客户”。

“‘料子’价格为十几元到七八十元不等，平均一组的价格为30元左右，出租游戏账号的收益大概每个账号每小时10元-20元不等，一两个小时就能回本。”刘成说。

半年多时间，通过出租这些利用他人信息注册的游戏账号，他赚了1.4万余元。

2022年12月12日，案件被移送至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检察官审查案件后认为，人脸信息具有高度的个人生物识别特征，属于个人敏感信息，刘成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同时，刘成规避了国家规定网络游戏需实名认证的政策，干扰了人脸识别认证的过程，侵犯了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财产权，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随后，检察官对刘成出租游戏账号是否属于合法经营进行了公开听证评议，给相关网络游戏平台、专门用于“过脸”的手机制造商及网络游戏账号租赁平台制发了检察建议或法律风险提示函，将向刘成出售个人信息人员的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并督促及时查证。

同时，要求刘成退回违法所得1.4万余元用于赔付相关受害人，永久删除其手机及电脑内储存的涉案信息，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失1.4万余元。

为保证公益赔偿金专款专用，检察机关还联合虎丘区慈善总会设立“未爱绽放”专项基金接收公益赔偿款，将赔偿款用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等公益事业。

此外，检察机关要求刘成在缓刑考验期内，每季度参加一次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警示教育、公益宣传、志愿服务等，以进一步弥补和修复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检察机关将对此进行监督。

今年2月15日，虎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判决现已生效，刘成已将赔偿款赔付至“未爱绽放”专项基金，公开发表声明赔礼道歉，并完成了第一次志愿服务修复公益损害。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不容忽视，网络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始终依法从严打击，在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方式加强震慑与治理，推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协同共治。”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